

特別料理

人生 憑閱處 童心

大雨滂沱的午後，我在WhatsApp的對話框裏敲下這樣的文字：「親愛的你，如果讓你說出一個（且只能說一個）和我相處的瞬間，這個瞬間令你印象最深，你會怎樣說？」我把這些文字複製、黏貼，發送給了100個朋友，有成人，比如和我關係甚篤的校長、老師、家長們，比如平日裏經常聚會的兄弟；也有學生，有作家班裏上了幾年課的，有跟我去過很多次內地研學團的。總之，這些朋友一定不會和我單一的關係，比如只在網球中認識的朋友，哪怕很多年，也只有大約一半的人回覆了我；這一半的人裏，又有一半的人僅僅回覆一兩個詞語，比如「誠懇」「踏實」「永遠關心別人」……我有些失望，卻已經很知足，至少人家還思考了一下，回覆了。這個人人行色匆匆的年代，試圖通過共同的回憶去贏得共情，是多麼奢侈的事情呀！幸運的是，還有一些朋友回覆得極其認真，寫了很多印象最深刻的細節，並關心地問：「為什麼忽然問這個問題？」

因為，兩個星期前，我參加了一個朋友的追思會。我在想，與其將那些聽了想哭的細節在一個人身後才說，還不如活着的時候聽一聽。你說呢？於是，我把那些回覆，整理成了精神上的一餐「特別料理」，我會慢慢地寫出來。

他鄉港聲

梁家信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信而有征 劉征

最近看到一則新聞，說台灣女星吳靜嫻要來無錫。多數人並不知道她是誰。不過大約在30年前，看過《星星知我心》的人都認識她。就是那位在臨終之際，將幾個孩子一一託付給不同家庭的癌症母親。那一份不捨，被這個天然有些愁容的女人演繹得很好，她一下子就成了名。但現在她的光景有些淒涼，在她開唱的抖音賬號，每條視頻點讚僅有寥寥一二百，與當年相比，完全兩樣。

其實要說這也自然，人無百日紅嘛。那麼多明星一代接着一代退居幕後，偶爾的一個出場，也再沒能引起什麼波瀾。或許到了今天，他們也已經習慣了這種境況，變得坦然起來。就像很多中年人，一旦開始發現人生的道路原來是平的，而不是一直在向上走，他反而變得更加恬淡，無所追求，整個人都沒有了棱角。

經常，這種心情會被拿出來批評說，不銳利的生活就是缺乏生命力的生活。實際上，你卻不得不承認，這種恬淡本身是相當好的一種狀態。也許唯一令人感覺到痛苦的，不是他的境遇不會再有大的起伏，

與參賽少兒談寫作

窗常開 潘金英

怎樣發掘和培養寫作興趣？不少鼓勵少兒參加作文比賽的老師及家長常向我提出這問題，他們都關心怎樣有效提升孩子的語文讀寫興趣，以及發掘孩子的創作潛能。

最近潘明珠和我剛忙於評閱香港教育城創作天地的比賽文稿，這是長期徵文的平台，每年共分三期評選中小學作文。我們樂於投稿的評審，是為了鼓勵學子保持寫作興趣，多練筆多花心思去創作，一展才華，並在平台以文會友，藉切磋互動增強寫作能力，令語文學習更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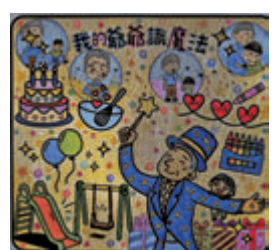
近年文評工作擴展到大灣區，粵港澳學生同題創作大賽展開徵稿了，還有《香港文學》主辦的校園文學大賽。如今年兒童可投稿的比賽甚多，期望大家能自發投稿，通過參加各種徵文比賽，皆可以體驗寫作的樂趣。

當然，寫作前兩手準備，有輸入才有輸出，平時必須多閱讀，寫日記、周記來練筆，多和同儕互動交流，能增添個人信心及激勵自我的寫作動力。語云：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。趁假期宜多走走看看，增廣見聞，增添寫作題材及角度。

鼓勵推動青少年的寫作風氣，必須長遠及有持續性，昔日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劉筱玲會長創辦的「中國語

文菁英計劃」已辦了20多屆，認受性高，筆者一直為多屆菁英比賽擔任評審，有感此計劃之最大特色，是注重讀寫聽說，除了須即席寫作外（杜絕了找代筆），更要求用口語即場演說，為求參賽學生全面表現其語文才華。劉會長為了令青少年多認識中國文化及加強培育中文多方面能力，真是有心、有魄力。每年菁英佳作結集出書，文集內容充實多彩，展示出青少年不同層面的創作力，反映此計劃為青少年撒下創作種子，值得借鏡。

而我近日評審之「有您才有我」感恩祖父母運動小學寫作比賽，亦非常特別，要求少兒感恩祖父母，題目創新又刁鑽，含家庭社會關懷，能讓少年有各方面聯想及發揮。主辦方家福會旨在通過比賽持續推動孩童的價值觀教育，傳承中華文化「孝」之美德，同時推動家庭及社會之感恩文化，肯定祖父母輩為照顧下一代的愛心付出，旨意宏大有意義，盼望明年繼續辦，並延伸一些交流活動，燃亮小作家對中國語文寫作的熱誠哩。



「有您才有我」比賽獲獎的小學生插畫。作者供圖

食更青到駐適耕

茶客聚 潘國森

「東方貓王」鄭君綿（綿叔）有一首《賭仔自嘆》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，調寄胡文森的《載歌載舞》。據研究香港粵語流行曲的大家黃志華先生鉤沉史料，這歌實是馬華（馬來西亞華人或華僑的常用簡稱）盧業華填詞並首唱，發表時用藝名「馬仔」。綿叔唱紅的版本與馬仔原作稍有出入。

原詞有謂：「食更青，頂肚糰，粥菜頭。」按上文下理，該是這位賭仔輸錢之後，只能食一種名為「更青」的廉價食物果腹，配以鹹菜頭。但「食更青」同時是地名，即馬來西亞雪蘭莪的Sekinchan，這馬來文的音譯早期的「食更青」，後來有當地僑領選用音義俱佳的「適耕莊」，即是適合耕種的村莊，正合當地魚米之鄉的美譽。清末中國受列強宰割而經濟崩潰，廣東福建兩省國民多有南洋謀生者。以適耕莊重新命名此地，亦為對將來的美好期盼。咱家姓潘，不少宗親常以天然有水、有禾（米）、有田為榮。

6月20日適逢雪蘭莪潘氏族親會成立50周年，筆者遂有緣踏足適耕莊這個《賭仔自嘆》的原產地。網上有資料說「更青」又作「靛青」，解作「粥水」之類，可能出自客家話云



潘氏宗親在適耕莊莊莊願樹下合影。作者供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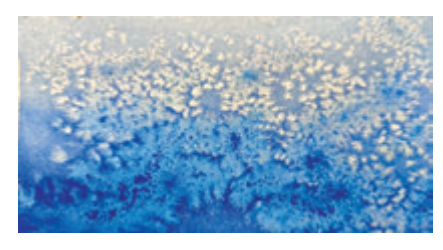
在畫裏加點鹽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前人說：「人生太苦，在茶裏加點糖」，曾經很喜歡這句話，愛那苦中取樂，自我安撫愁悶情緒，積極面對生活的態度。在那少年不識愁滋味的階段，我每逢啡奶茶或咖啡，下糖之時便聯想起這句話。

也不知從何時開始，無論咖啡或茶有多苦我已不下糖了。不經不覺間「走糖」已成為香港人尤其是大部分女士的習慣，加點糖的這句話也從我們腦袋中淡化。除了健康原因外，活到一把年紀後會發覺，生活的苦，縱使在茶裏加上一公斤的糖，還是苦的！

最近我在教導藝術療愈課時，教學生在水彩畫上灑下鹽來畫畫。由於鹽吸水力強，而且遇水會散發出結晶狀的圖案，與水彩畫上大量的水，有很美麗的化學作用。只須在濕潤着色的水彩畫面上撒下少量的鹽，立時會看到鹽巴化成雪花般的圖案，色彩愈淡的部分，顯現出晶體形狀愈快，即便能在畫面上看到如雪花飄滿，又或像蒲公英飛揚的美妙景象，既快簡單又好玩。對沒玩過的



在水彩畫上灑點鹽所產生的漂亮效果。作者供圖

失落的禮儀

網人網事 理美美

小狸最近看了不少製作精良的古裝劇，常會沉浸在一種優雅的秩序感中。無論萍水相逢還是莫逆之交，古人在見面、應允、分別等時刻，都會恭敬行禮，先秦兩漢的拱手禮、唐宋的叉手禮、明代的作揖禮與萬福禮、清代滿族的打千禮與撫轡禮，再道一聲「足下」「郎君」「夫人」「先生」……那種恰到好處的距離、落落大方的談吐，不僅讓人舒服，更提高了溝通效率。而這種優雅的秩序感，在今天的都會生活中，卻變成了不可企及的奢侈。

回想一下我們現在的日常，走在街上與陌生人碰撞，或者電梯裏和鄰居狹路相逢，小部分人會從喉嚨裏低聲咕嚕出一句含糊不清的「對不起」或「早」，但眼睛一定是迴避的；更多人連咕嚕也不會咕嚕，只是沉默著低頭加速離開或假裝滑手機。走進便利店，顧客與店員的互動簡化成了「掃碼—拿貨—走人」的機械流程，「你好」是聽不到的。更荒誕的是，為了打破陌生人間的冰冷僵局，全社會正經歷一場有關稱呼的油膩的「通貨膨脹」：菜市場裏全員「帥哥美女」，電商客服永遠甜膩喊「親」，甚至連職場或日常社交中，也隨處可見毫無邊界感的「寶寶」與「家人」。但不好意思，你哪位啊？我們有這麼熟嗎？

從最鼎盛的禮儀文化，到找個稱呼都難，到底怎麼了？

背後的原因有很多，語言斷層是其中一個。回望過去，中國曾擁有極度冗餘，甚至過於繁複的稱謂系統。古代社會依照宗法、長幼、職業、尊卑，有著嚴密的稱謂譜系。平輩稱「兄台」，尊稱有「公子」「夫人」，哪怕是面對平民女子也能喚一聲「姑娘」。這些詞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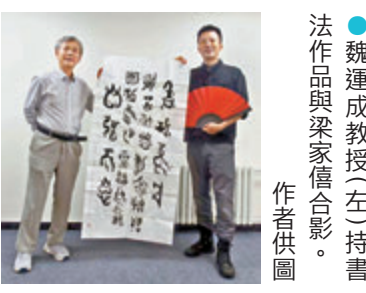
香江風骨 回歸致禮

題報道過殷墟花園莊54號墓考古。甲骨文對他而言，非博物館文物，而是刻在成長之路中的國家文化記憶，有可持續造血功能。筆下殷契「香江風骨」，生成的國際通識語言之美基於此。

回歸不只是1997年那個政權交接瞬間，本質是文化認祖歸宗。香港精神中的「刻苦耐勞」是獅子山下的草根韌性；「開拓進取」「靈活應變」是化漁村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生存基因；而「自強不息」，則是香港精神內核——中國哲學根脈，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今日的續寫。魏教授指出，學界認同甲骨文30%以上是象形文字。象形魅力在它無須翻譯。兩河文明楔形字、希臘邁錫尼線形字、恒河文明古老符號，在上古時代，人類用圖像的溝通方式是相通的，是不同文明國際通識語言基礎。甲骨文書香江精神，不只給中國人看，更寫給世界看，它是向上向善向美表達，是以藝通心，命運共通。

彼此還聊到AI。魏教授有個學術觀點：油畫之所以不被攝影和AI取代，源於徒手原創表達。答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提問時，魏教授道：殷契是藝術——刀運行於龜甲獸骨上受阻、刻下不可逆那一瞬間，是意念驅動肢體決斷使然，通識象形應運而生。

母校美學與科學對話會上，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專家最渴望的不是更多算法工程師，而是「長小辦先鋒藝術家」那5%靈光激蕩，AI永遠做不到。因為AI算法是人腦經驗滯後產品，可百分百復原，但永遠是過去時。



魏運成教授左手持書法作品與梁家信合影。作者供圖

無足輕重

而他身上依然一顆躍躍欲試的心。一旦面臨現實的阻力，這顆心就本能地受到傷害，激發出難以承受的痛苦。

但旁人是不知這個過程的，你或許從來都不知道，他本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人畜無害，甘願成為社會生活的旁觀者。如若你對他感興趣，就像我提到的那位吳靜嫻女士，她已經被遺忘了。但是當她年輕時候的劇照，配上李玲玉的一首歌《水長流》，那張張的照片，以及看得出來在當時相當華麗的髮飾，和皮膚透露出的青春感，都讓你不得不接受這個場景是一個青春的場景。儘管你對這種青春如此陌生，它看起來與你所過的生活完全兩樣。即便如此，你也不得不接受有一個叫做他人的時代。在那個時代，也有青春和人生的激盪。

我是一下子就能辨認出來的，我就是那時代過來的人。有些元素為什麼這樣搭配，以及如果有哪個意圖懷舊的視頻，竟然並不正確地搭配了某位明星和她的身份，我就一下子判定這個視頻製作者不合格。好的懷舊者，是有秩序意識的懷舊者。並不是說他必須具備權力意識，而是

說，他應當不迴避在當時那個歷史當中存在已經既成事實的秩序。

儘管在當時，這個序列或者說任何叫做序列的東西都被批評為某種人為和不公道，不過從歷史的角度，大眾討論最多的，就等同於當時最流行的，這一點毋庸置疑。所以，統計學被稱為一種人文學科，而不是理工學科，這並非沒有道理。因為它所關涉的對象，是為了人而產生出一種計量意義上的區別。這樣的話，回到歷史再也不是回到某個人的記憶，它不會隨着誰的肉身的消逝而消逝，它可以被通過元素拼接的方式得到還原。這種方式的秩序，就是一種統計學意義上的秩序。當然，如果能由那一代倖存者的蓋棺論定來裁決就更好了。

我其實是想說，大眾作為一個個體，並不真的只存在於某種高雅對話當中，為了顯示高雅者自身的品德而被拾舉到一個重要程度。事實上，個體的任何舉止都是歷史洪流當中的一個微光。它總會與別的什麼他並不認識的人意外碰撞，然後，再以無名者的被遺忘身份成為永恆的記憶，留下來。